

两汉祭祀
文化与两汉文学

张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祭祀文化与两汉文学 / 张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203 - 0191 - 6

I. ①两… II. ①张… III. ①祭祀 - 文化研究 - 中国 - 汉代 ②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汉代 IV. ①B933.2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98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统一、国祚长久、经济繁荣、文化空前发达的大帝国。由于统一和稳定，两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与其前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成就，对当年的海内外及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汉”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称谓。关于两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及文学成就，学界历来给予足够的关注，有着相当多的专题论述。传统的研究，基本上把汉代问题划归历史和文学两大领域：历史学者除关注两汉时期的帝位传承、历史事件、著名人物外，还对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以及风俗、文化等进行论述；文学研究者则按文体对两汉的文学作品分类，如汉赋、散文、诗歌、小说等，然后对它们进行校勘、注释，阐述其成就与社会意义，或者对重要作者的生平、际遇进行追索，探究其作品成就的原因。自20世纪末起，学界有人将汉代的文学作品与当年的政治制度、历史事件、有关人物、文化现象等结合起来，互相观照，深入阐发，往往有新的创获，使我们感到一阵学术研究的清新之风。张影博士的《两汉祭祀文化与两汉文学》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祭祀始终是古人的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及底层平民，祭祀都是其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祭祀本身而言，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除宗教意义、民俗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外，还有文学意义，许多礼神诗就是流传后世的名篇，这一点我们在《诗经》和《楚辞》里都可以看到。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将两汉时代的祭祀制度、现象与当年的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细密观照，深入阐发，每有新意。作者从汉代的重要思潮、汉代的祭祀文化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谈

起，论述了大一统及天人感应思想、阴阳五行、谶纬以及求仙长生思想对汉代祭祀制度的影响。汉初统治者承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和秦汉之际的战争之后，建立起规模宏大、程序复杂的祭祀制度，这与战国末年、秦汉之际人们的自然观、社会观的发展并不合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汉代祭祀活动的认识：汉代统治者的祭祀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这使得祭祀不仅没有随鬼神崇拜的淡化而逐渐衰落，相反地却越来越强化了。此外，作者还论述了汉代祭祀形式与楚地风俗的关系，这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作者将汉代的祭祀活动与汉代的几种主要的文学样式诗歌、汉赋、小说、散文等互相观照，阐发其深层意义和蕴含的启示。在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中，作者着重论述了汉代的祭祀诗《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研究这两篇作品时，考察了其由三言发展至四言的变化。众所周知，我国诗歌的早期典型形式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至汉代已是五言诗盛行的时代。有人甚至认为，汉代已经出现了七言诗。而本书讨论的《郊祀歌》却是以三言为主的诗歌，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古人在祭祀礼神的场合格外喜欢采用古老、原始的文学形式，还是较短句式的诗歌特别适宜于礼神的场合，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大赋是汉代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大赋的极力铺张是为了营造一种恢宏的氛围，彰显大一统的汉大帝国的气势。这和汉代统治者在规模宏大的祭祀中所营造的氛围是相通的。本书对汉赋中所描写的祭祀场景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文学作品切入，运用其中对相关问题的描写和记述探讨相关的问题是一个新的思路。本书运用汉代文学作品中有关祭祀的记述和描写，探讨了汉代的郊祀礼、封禅礼、社稷礼、藉田礼、桑蚕礼，以及求雨、止雨祭祀、灵星祭祀，用同样的方法讨论、考证了汉人对太一、伏羲、女娲、西王母的祭祀，时时带给我们一种清新的感觉。

本书的研究是历史的、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学的，这是我们从中获得启示的重要原因。

和其他年轻的、初入学术园地的作者的作品一样，本书还存在着

一些毛糙和不成熟的地方，这是难免的，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沿此方向继续努力下去，作者定会有一个广阔的前途。

张世超

2016年2月22日

于东北师范大学

目 录

前言	(1)
一 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学术价值	(1)
二 两汉祭祀文化与文学研究回顾	(4)
三 主要研究内容及意义	(25)
第一章 两汉的思潮与祭祀	(28)
第一节 大一统及天人感应思想对祭祀的影响	(28)
一 汉代大一统思想的提出及其对祭祀的影响	(29)
二 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及其对祭祀的影响	(32)
三 灾异思想对汉代帝王的影响	(34)
四 符瑞思想对汉代政治及祭祀文化的影响	(38)
第二节 阴阳五行、谶纬在祭祀中的体现及对两汉社会 生活的影响	(46)
一 阴阳五行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对祭祀思想的影响	(46)
二 谶纬的兴起及其对祭祀的影响	(51)
第三节 求仙长生思想在祭祀中的体现及文人对汉代鬼神 祭祀的批判	(55)
一 求仙长生思想及其在祭祀中的体现	(55)
二 唯物论思想对鬼神思想的批判	(61)
第二章 两汉祭祀文化与文学	(66)
第一节 祭祀诗的创作与发展	(66)
一 祭祀诗体的发展	(66)
二 汉祭祀诗内容的转变	(70)
三 《郊祀歌》文学与文化考察	(71)

四 《安世房中歌》的道德伦理教化意义	(81)
第二节 汉赋的兴起及其对祭祀文化的体现	(84)
一 汉赋的兴起与创作	(84)
二 汉赋与汉代祭祀礼仪	(86)
三 汉赋祭祀描写的文化内涵	(97)
第三节 汉代小说及散文中所体现的祭祀现象	(98)
一 汉代小说的发展及其对祭祀的描写	(99)
二 汉代散文对祭祀的记录	(107)
第四节 汉代祭祀文学对楚文学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127)
一 楚文化与文学对汉代文学及文化的影响	(127)
二 楚人“畏鬼”“信巫”之风对汉代祭祀文化及 文学的影响	(130)
第三章 两汉的重要祭礼与文学	(134)
第一节 两汉郊祀礼与文学	(135)
一 两汉郊祀礼概况	(135)
二 郊祀的祭祀意蕴	(141)
三 郊祀对两汉文学的影响	(141)
第二节 两汉封禅与文学	(143)
一 封禅礼溯源	(143)
二 封禅的政治意义	(146)
三 封禅祭祀的文化意蕴及对文学的影响	(147)
第三节 汉代几种农业祭祀礼略论	(154)
一 社稷礼	(154)
二 藉田礼	(156)
三 桑蚕礼	(161)
四 祭祀求雨	(162)
五 祭祀止雨	(171)
六 灵星祭祀	(171)
第四章 汉代的神灵崇拜	(179)
第一节 汉代太一神略论	(180)

一	先秦太一神溯源及其神格	(180)
二	汉代太一神的神格及其形成原因	(184)
三	汉代太一神的祭祀及其意蕴	(190)
四	太一崇拜对两汉文学的影响	(192)
第二节 汉代伏羲研究		(193)
一	先秦及汉代的伏羲称谓	(193)
二	先秦及汉代的伏羲形象	(197)
三	伏羲的文化学意蕴	(199)
第三节 女娲研究		(208)
一	女娲神话演变历程	(208)
二	女娲原型及发源地考察	(215)
三	汉代对女娲的祭祀及其认识	(218)
第四节 西王母神格演变与汉代西王母崇拜		(219)
一	先秦至汉代西王母形象的演变	(219)
二	西王母神格的演变	(222)
三	西王母信仰在汉代兴盛的原因	(226)
结语		(229)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47)

前　　言

一 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学术价值

汉代文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对于汉代文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一般是对汉代文学进行文体分类研究，主要是对汉诗、汉赋、汉文等分体研究。采用实证性的研究，诸如注释、校勘、考据，另一类则是赏析性的论评，包括各种诗文品评及批点、杂论等。汉代文学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创作理论等方面来看，都显示出不同于前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总的来看，是政治化、哲学化的文学。非文学的因素贯穿于两汉文学的始终，同时它又具有文学自觉化的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两汉文学包含很多方面，各种学术文化都融在其范畴之内，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与我们今天的文学还完全不同，所以研究两汉文学不要仅关注文学，更要关注文化。

古代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祭祀是我国重要的一种宗教礼仪文化。祭祀起源很早，古人们为了祭祀求吉祥把祭祀礼仪称为吉礼，吉礼是我国古代五种重要的礼仪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将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礼当中最重要的是吉礼（即祭礼），《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认为：“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

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①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因而人们对死去的祖先进行祭祀，向他们祈福。有些传说中的祖先最后幻化成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祖先神，由于远古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发达，在万物有灵观念、图腾崇拜等观念的作用下人们对一些自然物、自然现象也进行祭祀，祭祀活动除了具有纪念意义外，从本质上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功利性，就是古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求酬报关系，推广到人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对人类无法理解和无法达到的目的寻求一种心灵上的自慰和满足。所以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向神献礼、致敬、祈祷。这种功利性与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程度有关，人们往往把自身无法办到的事情寄托于神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祭祀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使其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古代五礼之首，詹鄞鑫在《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一书中认为：古人之所以看重祭祀，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神灵所代表的自然力的崇拜。另一方面，随着文明的发展，在鬼神崇拜逐渐淡化的同时，由于神权与政权的合一，祭祀的政治意义日益显得浓厚起来。”^② 祭祀与政治结合后，祭祀不仅没有随鬼神崇拜的淡化而逐渐衰落，相反地却越来越强化了。随着祭祀礼仪的发展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等级分明、规范严格的祭祀制度。《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亓”。将祭祀按对象分为人鬼、天神、地亓等三大类，每类下又细分为若干类。如天神，《周礼》分之为三等。第一等是昊天，或称天皇大帝，为百神之君、天神之首。第二等是日月星辰。第三等是除五纬、十二辰、二十八宿之外，凡是职有所司、有功于民的列星，如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等。对地亓的祭祀，依照主次尊卑的顺序分为三等。第一等社稷、五祀、五岳；第二等山林、川泽；第三等四方百物等。人鬼之祭主要是对祖先的祭祀。在古代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祭祀与争夺领土、树

① 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341页。

②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立权威的战争相提并论，同时也是显现其宗法地位的主要标志。祭祀的发展在上层社会形成严格的规范，而贫民阶层则在允许的范围内形成祭祀习俗。因而祭祀行为形成了“礼”和“俗”两大支流，承传于数千年的历史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磨合，最后合二为一，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祭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抚慰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与不安，也维系了上层社会对人民的统治及对人民的凝聚和团结。祭祀的政治、社会、伦理三大功能得以充分体现。祭祀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的主要支柱，祭祀的礼仪成为每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因此祭祀对古代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样，祭祀对两汉的文化、政治、经济、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宗教、谶纬、迷信猖獗，巫术、方士盛行时期，祭祀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祭祀活动频繁，几乎是月月有祭祀。汉代重祭祀受楚人的影响很大，楚人崇尚巫风“畏鬼”“信祀”，而且楚地也有很多关于鬼神的传说，汉代上层统治集团中帝王及一些大臣都来自楚地，对楚地的这一传统给予了继承和发扬，《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汉代的各项祭祀活动，在上承古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时人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衡·祀义》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必意解，意解病已，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①两汉时期宗教、谶纬迷信猖獗，方士人数规模庞大，巫术盛行，祭祀活动频繁，遍及社会各方面。祭祀文化对两汉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祭祀的兴盛对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丰富了文学的发展。研究两汉文

^① (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页。

学无法回避这一重要文化现象。

二 两汉祭祀文化与文学研究回顾

(一) 两汉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两汉至“五四”时期，学人对于两汉祭祀多是一些文献典章的记录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唐代杜佑的《通典》对唐以前的祭祀制度进行了梳理，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礼书》也只是从典章制度角度对两汉祭祀制度加以记录。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弥足珍贵的研究比如清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将我国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但秦蕙田是结合清代祭祀制度对我国古代祭祀制度的一种梳理和考辨，对两汉祭祀文化未进行专题研究。当代学人对两汉祭祀文化关注比较多，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专著

对汉代祭祀文化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的专著很多，主要有陈成国的《秦汉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等。陈成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勾勒了秦汉礼制近乎全貌的轮廓，并从礼制的角度去认识秦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汉代的礼制。在介绍阐述汉代的礼制时首先阐述了两汉的传承制度与宗法观念，介绍的祭礼有：西汉祭天神之礼、西汉祭地祇之礼、西汉祭祖先之礼、藉田礼；东汉祭祀天神地祇之礼、东汉祭祀祖先（人鬼）之礼、藉田礼；陈先生还对新朝的若干礼仪进行了研究。

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借鉴了宗教学的基本原理，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对两汉王朝的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首先，考察了两汉国家祭祀的地位、构成状况，以及郊祀、宗庙与社稷等重要祭祀活动的演变特征；其次，考察了神主、乐舞、舆服等祭祀礼仪制度的具体内

容；再次，从祭祀活动的组织机构、物质条件等方面考察了相应的管理机制；最后，具体考察了汉代国家祭祀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功能。通过上述考察，王先生认为：两汉国家祭祀发展、完善的历史轨迹，与郡县制基础上的皇帝集权体制以及不断加深的儒家思想影响的政治、思想背景密切相关，是西周以后，祭祀制度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期。东汉时所奠定的儒家色彩浓厚的祭祀制度，为后来历代王朝的国家祭祀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借鉴。

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从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秦汉国家祭祀变迁及其与地理格局的变动、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此外彭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5年版），曹书杰师的《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何星亮的《中国自然崇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一兵的《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詹鄞鑫的《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傅亚庶的《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瞿明安、邓萍的《沟通人神——中国祭祀文化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版）、徐国康主编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镛盛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对汉代一些重要的祭祀礼仪与文化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至今对两汉祭祀还多停留在历史文献、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角度的研究，少有学者从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两汉祭祀进行系统研究，另外对地方祭祀制度和民俗以及文艺美学等其他方面学人也少有谈及。

2. 综合性研究的文章

除了专著外，关于汉代祭祀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对祭祀礼仪制度及习俗的研究，如黄留珠在《秦汉祭祀综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中对秦汉时期的郊社礼、封禅大典、宗庙、园寝及其祭礼、山川祭祀等方面进行了简单介绍。马小晖、龙华在《汉代祭祀、丧葬礼俗及演变》（《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中对汉代封禅、郊祀、祭社等及其他礼制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李建新的《从汉画像看汉代的

祭祀礼俗》（《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对汉代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在汉画像的反映进行了介绍，画像中祭祀天神的题材，反映了汉代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在死后能及时羽化成仙的渴望；画像中祭祀地祇的材料，反映了汉人在“事死如事生”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人们追求死后能安宁、享乐的美好愿望；画像中祭祀人鬼的内容，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厚葬思想盛行的社会现实，以及祈求家族子嗣兴旺、繁荣昌盛的习俗。另一类是对汉代祭祀制度的政治意义进行研究，如王柏中《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一文认为汉代国家祭祀具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强化农本意识的功能。廖小东、丰凤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政治功能及其影响》（《求索》200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古代国家祭祀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和统治有效性的维护、有利于社会整合维护等级秩序、控制社会精英等。

3. 专题性研究

关于汉代祭祀文化专题性研究很多，现只对书中关注的一些方面进行简单介绍。

(1) 郊祀：郊祀之礼是汉代祭祀中的重大祭礼之一，一些学者对两汉郊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汉时期的郊祀制度，如徐迎花《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对光武帝时期的郊祀礼制进行了梳理研究。杨英的《东汉郊祀考》〔《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主要研究了光武帝对祭祀场所和祭祀礼仪进行规范的过程，郊祀仍然逃脱不了为政治服务的目的。郊祀礼包括郊天和祀地两个部分，杨子荣在《汉武帝与汾阴后土祠》（《文物世界》2004年第4期）一文中主要介绍了汾阴后土的构成及汉武帝祭祀后土的过程。陈振民在《后土文化探论》（《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后土就是女娲。樊淑敏在《祀地仪式的演化与万荣后土祭祀》（《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对祀地仪式的演变进行梳理，同时认为后代民间将祀地的配神变为女性神是因为女性担负着传宗接代

的使命，民间将祈求多子多福的愿望寄托于后土，所以后土的送子功能便由此产生。

(2) 封禅：封禅礼是秦汉时期帝王宣扬帝统，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项重要祭祀礼仪。研究汉代封禅祭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封禅礼仪研究，如汪海的《汉唐封禅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封祀主神及其封禅礼仪的变化、汉唐时期儒学对封禅的改造等方面加以比较，探讨封禅演变的规律。丁光勋在《简论秦汉时期的封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汉代的封禅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需要。王汇的《试论先秦两汉时期的泰山封禅活动》（郑州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在对“封禅”进行考释的同时，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泰山成为封禅圣地的原因及封禅的社会作用。从先秦至两汉时期，随着泰山封禅的不断变化，人们所信仰的原始宗教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已由自然神崇拜向人间神、世俗神崇拜转化，泰山封禅活动对王朝神话和王朝祀典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另一类是文化思潮对封禅的影响，如刘凌在《汉代封禅的文化特色》（《泰安师专学报》1998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汉代大行封禅除了政治目的外还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如尚东意识与长生思潮、炫耀与警戒的心理因素等。谢谦在《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2 期〕一文中论述了汉代大一统宗教形成的过程及封禅在大一统宗教形成中的作用。荆荣娜的《秦汉封禅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汉武帝时期封禅意蕴进行了研究，认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成为巨大思潮，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方士和阴阳家鼓吹迷信鬼神的思想及武帝的追求成仙思想等因素促使了汉武帝封禅之举。这一部分还论述了儒家文化与封禅的关系问题。还研究了光武帝封禅。主要从光武帝封禅的心理动因、谶纬与光武帝封禅、马第伯《封禅仪记》与光武帝封禅三个方面论述。刘秀之所以能够在西汉末世群雄逐鹿中原的形势下走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充分利用儒家文化力量——谶纬政治神话。作者认为，从最初秦朝的博士不能跟随帝王封禅，到东汉光

武帝封禅时封禅仪式可以被当作游记来写，反映了封禅逐步世俗化。贾贵荣在《儒家文化与秦汉封禅》（《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汉代封禅被政治利用，是推进儒家大一统政策的需要。邬可晶在《先秦西汉封禅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认为汉武帝时期的封禅活动并非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家礼仪”，其动机纯粹是为求个人的延年益寿、长生不死。以上学者对汉代封禅礼主要从政治角度进行研究，封禅的文化、文学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3) 农业祭祀：古时农业是立国之本，汉代帝王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祭祀是汉代祭祀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活动。汉代的农业祭祀主要集中在藉田、社稷、农桑、灾害、求雨等方面。王健的《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一文认为汉代祈农与藉田仪式是“致敬鬼神”宗教意识在仪式中的功利化展现，同时也是重农精神与政策的体现。陈二峰的《论汉代的籍田礼》（《南都学坛》2009年第3期）一文认为汉代藉田礼表达了统治者重农、劝农之意识。同时藉田及其仪式反映和包含了一些地方习俗，对研究汉代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杨燕民的《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6期〕一文对我国古代藉田礼仪及用器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刘文杰、余德章在《祭祀灵星舞的画像砖质疑》中认为《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发表的于豪亮《祭祀灵星的舞蹈的画像砖的说明》一文中提到的那块四川汉代画像砖图像所描绘的画像，不是汉代的灵星舞而是汉代四川农业生产的实况。王健在《祠灵星与两汉农事祀典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一文中反驳了汉人王充认为祠灵星是雩祭的观点，王健认为汉代祠灵星不是雩祭，但又是与求雨有关的农业仪典。赵逵夫在《我国古代一个以农业生产为题材的大型舞蹈——汉代〈灵星舞〉考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一文中对灵星祭祀的舞蹈进行了考察，认为《灵星舞》产生于东汉章帝以前。阚绪良的《汉代的青蛙求雨》（《安徽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认为汉代人遇旱将五只青蛙置于池中以祈求雨